**離開台灣，才知道台灣課堂為何沉默**

換日線Ｃrossing－專欄作者Theresa Yu

來到舊金山語言學校後，發現幾乎百分之九十的老師或他國學生，他們對亞洲學生的印象大部份是：「很害羞」。他們指的並非是在美國長大、接受當地教育的亞洲人，也不是赴美唸書的碩博生，而是現正在亞洲接受教育，短期來到美國的學生。**我的一個英文老師告訴我：「亞洲學生文法一流，但卻總是好像沒自信開口說英文。」**

* **發言的勇氣**

一次和一位西班牙朋友吃飯，教他用筷子，我想起一件關於筷子的妙用，便和他分享。我告訴他我唸國中和高中時，每個班上都會有一個放滿了筷子的籤筒，上面寫了班上每一個同學的座號，當老師問了問題後，就會抽一支籤，讓被抽到的同學來回答。（也許形式不盡相同、但相信「課堂抽問」應該是許多台灣學生的共同回憶。）

然而西班牙朋友很是驚訝，他說在西班牙的課堂上，老師總是很苦惱於學生太愛發表意見。在課堂上大家總是此起彼落無止息的表達，有時就在課堂上爭論了起來，吵到老師需要制止他們停止的地步。

我笑了，想像那副景象似乎會很熱鬧。就像在這裡上課，老師問問題時期待我們有「爆米花」式的回答，「誰知道答案就像爆米花一般跳出來回答吧！就像我們腦袋裡的點子也總是一個個跳出來的一樣啊！」老師這樣表示。

這樣的差異也讓我思考，為什麼台灣課堂如此安靜？**除了課堂上老師規定的肅靜以外，連該發言的時間我們也怯於回答，是否還有其他原因？**

* **嚴以律已的弊病**

語言學校的老師上課方式較為輕鬆，往往先來個Warm up聊聊天，最常見話題不外乎「週末的計畫」、「上週末做了些什麼」，充分展現美國人非常重視週末休息時間的特性。

當老師讓學生輪流發言時，西方學生們總是侃侃而談，儘管需要比手畫腳來輔助，在老師的引導下也分享了許多有趣的故事。有時用錯了單字，同學們莞爾一笑，沒有人嘲笑他，而身經百戰的老師也總是能將之化為另一個教學的好時機。

記得當時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女孩，在輪到她時表現得相當緊張，努力說完了之後，她轉頭鬆了一口氣，向我說了一句：「剛剛好緊張喔，好怕說錯。」可她才在上一次的小考裡拿了滿分。**那時我才發現，原來有時我們能大方接受人家犯錯，卻太在乎自己犯錯。**

* **問題，要當下就解決**

課堂上是禁止使用手機的，對現在科技世代的孩子這條規定相當重要。也因為如此，遇到老師講到不會的單字時，一開始我的第一個反應是，先寫下來，下課再來查。畢竟以前上學時，老師常說，有問題下課再問，或單字可以自己查的就自己查，我們趕進度，別浪費那些已經懂了的同學的時間。

**請輔導股長協助將文章張貼於公布欄及黏貼於輔導週誌上，謝謝！**

在我寫筆記時，有一個來自義大利的女同學舉起手，問了那個單字。而老師絲毫不惱，面綻笑容，開心地說：「真開心妳問了這個問題！剛剛也不懂這個單字的同學舉手。」不少人都舉手了。**「各位同學，別害怕問問題，你們看，她問了一個問題，就幫助了這麼多不會的同學！」**

自那次之後，許多同學都很踴躍的在課堂上問問題，連一開始不太敢講話的幾個年輕的台灣女孩亦是。而我也發現，自從大家都將問題當下就解決後，他們主動發表意見或回答問題的機會越來越多了，課堂氣氛自然也越來越熱絡。

原來，有時沉默是因為我們不懂。因為不懂，所以也不敢發言，就怕講了什麼講錯會丟臉。如果當下就解決了問題，你自然有辦法在當下就對知識更進一步鑽研，也能更融入課堂、加入討論。

**一味追求進度的課堂，我們真的理解了知識嗎？還是帶著一知半解的問題，在暗無天日的書海裡浮沉？**

* **學習過程大於成果的精神**

曾有同學告訴我，走在美國街上的時候，害怕有人來跟他們說話。不是因為怕壞人，只是因為怕聽不懂他們的英文，畢竟台灣人從小就有英文課了，還聽不懂，很丟臉吧。

亞洲人的教育系統，往往以「結果論」為優先。對我們而言，在學習後不懂，似乎等於學習所花費的時間就是「一場空」。因此，我們不敢抬頭挺胸告訴人家我們不懂，即使這是殘酷的事實。

轉念一想，非英文母語的人英文不好，不是再正常也不過了嗎？這不是學習與實際應用的差別所在嗎？在台灣若我們見到努力說著中文的非華人，我們鐵定光因為他會說中文，就覺得驚訝不已了，然而同樣情況放在自己身上，我們卻覺得人家不會同樣的寬容。

宏觀浩瀚宇宙，知識沒有盡頭。無論學什麼，學習都是個過程，絕不會有靠近結果的那一天，有的，只是獲得越來越多的知識。所以，我們完全不用害怕承認自己不懂。

**～想一想～(請3-4位同學分享，並將50字以上的心得寫於輔導週誌中)**

1. 讀完了本篇文章，我的感想是…?
2. 思考一下，在班級上課時，自己是屬於什麼樣子的學生呢？

我想要調整自己的上課學習的方式…(舉例說明)？